

人间瑰宝话青花

骏骋

青花是青花瓷的简称。在国人眼里，青色富于东方文化韵味。古代对青色与蓝色的认知比较模糊，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意思是青色包含了蓝色。白居易就有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之句；而且青花瓷用钴料在瓷坯体上描绘绿色花卉、萱草图案，因此叫青花。有学者还认为青花瓷之白地蓝纹饰，是北方草原民族崇尚白色为圣洁、热爱蓝天白云审美观念的体现，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象征。笔者初次见到青花，脑海里忽然浮现一个问题：青花瓷纹饰明明是蓝颜色，为什么叫青花瓷或白地青花瓷，查阅一些资料后才茅塞顿开。

原始青花瓷萌生于代中后期，宋代发展缓慢，甚至一度停滞不前，一直到元代，江西景德镇陆续出产大量青花瓷，标志着中国青花瓷器迈入了成熟期，发展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。景德镇几乎成为青花瓷制作的一统天下。这时期的青花瓷以造型大、胎体厚重与小型青花兼顾为主流，器物蓝白相映、明亮素雅、构图丰满、画风豪放、美观大方。纹饰以层次多、题材广和配边饰为特色。如青花“四爱图梅瓶”分别画了王羲之爱兰图、周敦颐爱莲图、陶渊明爱菊图与林和靖爱梅鹤图、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、“刘备三顾茅庐”等人物故事，堪称青花瓷中的绝。动植物纹饰有龙凤、麒麟、鸳鸯、游鱼、牡丹、莲花、

花草、瓜果等。每个纹饰几乎都有特定的寓意，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精神寄托。由于制作精美绝伦，为故宫博物馆收藏的“青花飞凤麒麟纹盘”、“青花花卉纹鼎”、“青花缠枝牡丹云龙纹罐”等等，均为稀世珍。有的像“四爱图梅瓶”还是湖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。山东济宁市博物馆的元青花缠枝瓜果纹玉壶春瓶，为国家一级文物。同时，青花也为国内外收藏家所垂涎。内蒙古一个收藏家手中有个“八棱鱼藻纹玉壶春瓶”，上面还配有：“木沙栖鸭景已残，沙边落雁雪犹寒。江南江北曾行路，今日山窗借画看”的诗。这种以诗作纹饰的青花瓶在当时属于稀有。元青花价格连城，一个“鬼谷子下山图罐”曾拍得2.35亿人民币的天价。

清代龚《陶歌》云：“白釉青花一火成，花从釉里透分明。可参造化先天妙，无极由来太极生。青花浓淡出毫端，画上磁坯面面宽……江南雄镇记陶阳，绝妙花瓷动四方。”这是对当年景德镇烧制青花瓷的生动写照。

元代国力强盛，对外贸易活动增多，随着来自西亚、阿拉伯国家对青花瓷需求增加，钴料的进口不断增长，有力促进青花瓷的全面发展。此后直至明清，由海运出口到土耳其、伊朗、埃及、日本、英国、美国及马来西亚等国的青花瓷日益增多。从这个意义上说“海上丝绸之路”，也是“海上瓷

器之路”。当时，许多青花瓷纹饰带有西亚及伊斯兰文化色彩，体现中华文化和外国文化的融合。

元代景德镇青花瓷标志着中国制瓷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。元青花之“笔笔精心几十载，画白须发花还开。点线交错青山染，窑开千色蓝不衰。”这是对青花瓷画师及其画技的肯定和赞许的一首绝句。

明清时期青花瓷发展达到高峰。尤其是永乐、宣德年间，有“永乐宣德，青花之王”之说，青花以制作精美、纹饰多著称。造型摆脱元代厚重型大的影稍，器物有色彩明亮、灵秀轻巧、多种多样等特色，并且创烧了青花五彩等衍生品种。清康熙年间青花无论种类、数量质量都达到空前记录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康熙青花瓷如“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”、“青花璆珞纹赭巴壶”和“青花兰亭会笔筒”等多达一千余件。晚清学者曾习经《以乾隆青花瓷盆种牡丹》一诗：“朝朝数叶复量枝，不数金盘芍药诗。特与此花添色相，千山秋翠越窑瓷”，对用青花瓷盆和芍药花色相配而“添色相”大加赞赏。

青花瓷是中国陶瓷史中的一座丰碑，如今绵延不息，风采依旧，具有生活实用价值与艺术收藏价值和“青如天、白如玉、薄如纸、声如磬”的青花瓷，正以崭新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

把秋从心上取下

方华

一声天凉好个秋的余音还在，眼前却已是落叶纷纷，寒意袭人。真个是“未觉池塘春草梦，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捧一杯热茶，临窗站在萧瑟的冷风里，不免陡生时光无情、岁月倏忽之叹。

窗外，一场雨忽紧忽慢地下着，没有春的温柔劲，更无夏的激情，却分明多了一丝缠绵，让人生出些慵懒，涌起一丝莫名的伤感。心中就想起一些模糊的面孔、一些过往的事来。当从泛

黄的情节里回过神来，便然失笑。如我这般的须眉皆秋上心头，怪不得李清照之类秋闺寂寞的才女要吟唱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”了。

孟浩然说“愁因薄暮起，兴是清秋发”，然也。雨过天晴，温度虽降了许多，但感觉风清气朗。于是出城郭，步入原野。见坡头草黄，河畔荻白，宛如过昭关的伍子胥，一夜间白了头。心想，还真不可小觑这场寒露后的秋

雨，几日的洗涤，竟将大地经营了一春一夏的绿色消融如此。

人因畏缩而委琐，而情绪纠集，而消沉低落。放足秋野，虽树树秋声，山山寒色，但天高云淡，雁唳长空，极目远方，四野辽阔，心胸豁然开朗，诗兴盎然而胸怀豪迈。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伤感，就让给囿囿中的人去吟了。登高望远，恣意胸襟的，是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挥洒。原来，所谓的“秋风秋雨愁煞

人”是缘于我们在寒冷中的裹足，更缘于心的拘囿。把情感寓居小楼，把思念深藏庭院，把欲念托于枕衾，怎敌那，秋风秋雨里的清冷、衰败与萧杀？怎不会“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？又哪里见得着枝头硕果累累，满山枫叶红透？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，从秋樊篱中走出，从心的牢笼里出走，把秋从愁字的心上取下，便是万里霜天尽廓廓的清朗秋心。

